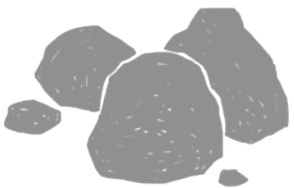


石頭述異



一、榜題：畫像石

有人拍打我的手臂。

醒來，醒來，到了武梁祠了。

我睜開眼睛，看看錶，下午三點正。真是好睡，五月的天氣，不冷不熱。我們四個人從曲阜打的到嘉祥縣紙鎮坊，他們兩個是年輕的學者，一個研究歷史，一個研究語文；還有一位，是書法家，跟我一樣，退了休。我呢，你問。我的年紀最大，甚麼都懂一些，意思是甚麼都不懂。不過我近年對漢代的畫像石很有興趣，翻了不少書，搜集了一些拓片，可以冒充半吊子畫像石專家。他們敬老，一直稱呼我

做老師。其實我的學歷最低。

但甚麼是祠堂？你又問。

那是墳墓之前地面上的建築物，用作祭祀；有的用木，有的用石。你沒有問甚麼是畫像石，我告訴你，這是漢人因應喪葬祭祀而產生的藝術品，是漢代所獨有，漢之前沒有，漢之後魏晉還有些，之後再沒有了。

我們才上車，四個人，這次包括司機，一路看着導航，我沒帶手機來，三位朋友不就是我的導航嗎。在車裏我看着身旁一位的導航，忽大忽小的圈圈，不多久就昏昏睡去。從車廂爬出來，舒伸了一下雙腳，好像猶在夢裏。我睡了差不多兩個小時，武氏祠的主人，可是睡了差不多一千八百多年，一直沒有醒來。

老師，路上我們看到些石礦場。

哦。我想，山東流傳最多畫像石，應該和石灰岩的土壤有關。

武氏祠是公元一四七年東漢桓帝期間興建的祠堂。三位朋友在一旁朝我笑，好

像說，老人家，你不是得償所願了嗎。我們在曲阜看了孔府孔廟孔林等等，史學家為我們逐一解說，成為我們的導遊。來山東之前，我要求無論如何要有一天時間去嘉祥縣看武梁祠，並且影印了不少資料分派，於是大家多少都知道武梁祠，都贊成了。這時計程車扭轉方向，開走了，揚起了不知是一年、十年、一百一千年的沙塵。陽光燦爛，四野無人。這麼靜寂、空蕩蕩的博物館還是很少喔。忽然兩隻黑鳥呀呀叫着在頭頂飛過。

博物館的大門，只見兩枚約三個人高的大石柱，一左一右豎立眼前，正是書本上見過的圖片：石闕。完整，新淨，當然這是仿製品。闕腳泊了一輛紅色的摩托車，彷彿它是盡忠職守的石獅子。書法家朋友買了入場券，揮手走來，一面說每位才五十元，另一面就從背包拎出小簿記下數目。一個職員從票務間走出來，這是一個年輕人，頭髮蓬鬆，睡眼矇矓，原來他也負責收票。

請問有導賞員嗎？書法家問。

沒有。

有小賣部嗎？史學家問。

沒有。

有自助飲品機嗎？語文家問。

沒有。這裏不是西安兵馬俑博物館。

有廁所嗎？我問。

有，有兩間。前面有一間，另一間在漢畫展室外。

謝謝。

沒事。我們有三個展室，第一個叫「闕室」，這之後，走幾步路是「漢畫展室」，右邊另有「西長廊」展室。共展出四五十塊石頭。東漢時代的石頭。你們要抓緊時間，我們四點半閉館。

這麼早閉館？

不早了，太陽一下山，這裏就變得，變得有點可怕。
可怕？四個人面面相覷。

怎麼說呢？

怎麼說？我問。

蟲蛇鼠蟻都出來了，最要命的是長腳蚊，成群成群的，追逐你，包圍你，猛叮你，可能會傳染登革熱病、伊波拉病、愛滋病。

喔，愛滋病？我們都張大了口。

難保沒有。還有，四點後不要上廁所。

為甚麼？但他頭也不回，自己急忙上廁所去了。我也跟隨着他，我留意到他牛仔褲的後袋露出半截書，名字是：《白話聊齋》。

二、榜題：石闕

在博物館大門口朝內望，見到的好像是一座花園，地上是一條磚砌的步道，寬約四米，以工字形圖案砌成，一直送我們走到前面不遠的闕室。磚路非常清潔，沒有廢紙和烟蒂。路旁兩邊是草地，沿路栽了一行矮矮的開花灌木，粉紅色的花瓣，配上濃蔭的綠松，還以為我們是在遊花園哩，大家都拍起照來。

這應該是當年的神道，我說。

嗯，老師做我們的導賞最好。

忽然就到了闕室的門口。告訴你，這是一座炭灰色的平房，卻裝上一道亮麗的朱紅色木門，房子樸素，朱門可不簡單，門上鑲了五排大圓釘，三顆一排，金光燦燦的，門扇掩上，就見十五顆釘飾。我的確這樣數過。這個設計，真有點紫禁城的氣勢。

東漢到了晚期，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，即使不是大官的祠堂，排場與威儀，已

令人吃驚。史學家補充。

平房有前門和後門，一律開在平房中間。博物館呢，前面的闕室，和後面的漢畫展廳，形貌相同，如果航拍，在空中可見它們成一個串字。

我們悄悄魚貫踏入闕室，不想打擾人，啊，真靜。原來室內空無一人，只見迎面有朱紅色井字半個人高的木欄杆，橫在面前，把一些石塊圍在房子的中央，只剩下米寬的通道，讓人通過。展室不大，整個空間一目瞭然，四面牆上掛了名流的品題，兩面闕，中間是門，兩邊各有窗，都是朱紅色，窗上裝了直排鐵欄杆，都緊緊關上，幸而前後門敞開，空氣流通。

欄杆圍了甚麼東西呢？你問。

一對石闕、一對石獅。它們本來在墓地神道的入口，如今原地建館，好像從室外搬到了室內。我在旅行前埋頭做過功課，見到石闕，很是興奮。想想看，在這麼小的房間裏，居然和高大而珍罕的國寶相見，是多麼難得，我們是乘搭時光列車，

回到公元二世紀去了。

石闕是甚麼？闕就是門，我解釋，難怪你說我好為人師。它有門的意思，但門可以開關，闕呢，只是象徵式，按照墓主的身份、財富營建。門闕往往也出現在畫像石裏，有單闕、雙闕，甚至三闕，成為陽間向陰間的過渡，由執戟持盾的亭長迎接。武氏祠的雙闕是實物，分開站立，兩者之間，是一個缺口。所以，闕又叫「缺」。

明白，書法家說。

是同一讀音；語文家補充，同樣有缺口的意思。但寫成門缺，也不妥當，因為不止空缺。這兩闕之間，下面鋪有一條長石，即是門檻，古人叫闕，門檻的中央原本豎一塊褐形石，表示任何人進入神道，都要下馬。

是啊，闕又叫「觀」；史學家再補充，最初的時候，闕像一座高台，台上建樓，可作監察警衛之用。皇帝有甚麼要公告天下，會把公文懸掛在闕上，這叫「法懸」。

我們面前的石闕，沒有樓梯，當然不用爬上去觀看。岳飛的〈滿江紅〉，不是說「待

從頭，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」？天闕，就是天門，是天宮的門戶，只有天子才可以擁有，因此也被尊稱為天闕。但，老師，好像有學者提出這不是岳飛的作品。

好像是余嘉錫他們。語文家說。

是的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尊貴的象徵，開初只限帝王建闕，逐漸官吏也開始建造，放置在神道口，因為是石頭，才能夠長久屹立，擋住風雨。

明白。

你們這樣一問一答，又互相補充，真是這樣的嗎？你說。

你以為呢？我只希望把枯燥的故事講得有趣些。說完了，你再說一遍好了。

三、不斷出現的石闕

我記憶中的石闕有好幾個，都來自書本裏的圖片，因為太深刻，經常出現在我的夢境裏，而石闕的文字移動、變化、下塌碎落，又重新整合。歷史就是這麼

一個過程，在鑲嵌成形的過程裏，有些石塊多了，有些，永遠埋在泥土下面。我第一次見到的石闕最震撼，那是一幅一八九一年的照片，相信是法國人沙畹在武氏祠遺址拍攝的，前景是兩支煙囪似的建築物，從一大片泥地中露出來，不止出土三尺，看了說明，才知道這是山東嘉祥縣一座漢墓的石闕。因洪水泛濫，大概還有三分之二，仍然葬身泥土下。石闕是金石學家黃易在這之前發現的，他和當地的官吏合作，掘出被埋的畫像石。照片背景中的一所小房子，正是黃易等人保管發掘的地方。當時的石闕，原地站立，一副伸手待救的樣子，令人憐憫。

我看見的第二幅武氏祠的石闕，也是沙畹的作品，收在他的《中國北方考古考察》一書中，同樣給我孤寂、憂傷的感覺。沙畹是漢學家，但顯然拍攝也很出色，這照片既真實，又充滿情味。他只拍攝了兩座石闕中的一座，那是一幅橫窄直闊剪裁的子母闕，母闕在畫面的正中，居高臨下，頭頂是工字形的重檐，檐邊平伸，彷彿泛起波濤。堅實的子闕緊緊倚在母闕身旁，只是一塊豎直的石塊，沒有頂蓋，也

失去了櫺斗，顯得空洞。

甚麼是櫺斗？你會問。即是斗拱。單闕石柱通體灰濛濛的，無花紋和圖像，石面還帶些黑斑。石闕的背景是草坡、土丘，連接石闕腳前的荒石。看來陽光並不猛烈，沒有風。只是石闕，太沉悶、單調了，沙畹於是安排了一個人，站在母闕的左邊，剛好和子闕配對，一左一右。照片頓時靈動起來，充滿人氣。那是一名中國村婦，穿了及踝的闊布袍，淺灰色，外罩一件黃馬掛似的深色背心，頭髮向後梳，結成髮髻，於是空間和時間，都有了。許多年後，讓我們知道，這是中國山東，是清朝，而石闕又有多高大。這女子，一直朝我們，不，只是朝向我一個人，無言地，凝望。沙畹是第一個到武氏祠研究的外國人，第一次在一八九一年；第二次，一九〇七年，這一次他拍下了這幀黑白照片。

我第三次見到武氏的石闕圖，多少已是修復的樣子了，令人欣慰啊。它們站在田野，高四點三米，相距六點一五米，看得出母闕由三塊方石疊成，子闕是整塊豎直的石板。各有基座、闕身、櫺斗和工字形頂蓋。仔細地看，兩闕之間的地上，設有一道門限，即是門檻，在門限中央，還立有一個圓石櫺，這叫闕。夕陽西下了，陽光斜照在石闕上，兩隻石獅在守護。石獅是一九〇七年由洋人沃爾帕在石闕前的深土中起出的。門闕和石獅重聚，竟有一家團圓的感覺。這照片攝於一九六二年。

我看到第四幀武氏的石闕，已經是一九九二年的寫照，一對石闕和一對石獅，從風雨的室外，住進了博物館。真是滄海桑田。石闕默默無言，別來無恙，原來也有了變化。不，不是一樣的，一對子闕的頭頂，竟都蓋上了櫺斗。多麼奇異，二〇一七年的五月，我竟會站在武梁祠的博物館內，面對着這對石闕、石獅，感覺並不真實，它們還欠缺甚麼呢？

甚麼呢？你問。

我記起另一幀印象很深刻的石闕，照片攝於四川雅安市的漢高頤闕，那是非常華麗的作品，那對闕不單有底座、闕身，還有闕樓，蓋頂帶有寬闊波浪紋的檐邊。

不但母闕有這樣華美的帽子，子闕也有。我看了一直不忘，緣故是闕身靠了一把梯子，闕頂上站了兩個人，他們是梁思成和劉敦楨。我有點擔心，因為他們腳下的闕樓，部分延伸到闕身外，呈現深深的裂縫。兩位建築家，怎麼會爬到這樣危險的地方？因為危險，才不讓林徽因也爬上去？高頤闕的模樣使我聯想到，武氏闕的子闕，頭頂爐斗之上必定還有一頂帽子，和它們的母親一樣。

四、榜題：武氏祠

我們在闕室內沿着欄杆轉了幾圈，兩座闕的前後左右都看個夠，因為並沒有其他訪客，我和朋友不但可以自由地漫遊，儘可高聲談話。

喂，這對石闕一定很重，盜匪很難把它們偷走吧。

看，這是對母子闕，粗的一座是正方形，旁邊倚靠它的，好像是它的孩子，卻是偏平的石板。

喂喂，母闕子闕，要說明哦。你說。

就是大闕一旁加建連連的小闕，稱「子母闕」，別打岔。母闕的頭頂像戴了頂大草帽，子闕的頭頂則頂了一塊爐斗，活像英國巨石陣的石頭。

石闕身上都刻了畫，我這邊有一個人、一匹馬和一頭老虎。

我這邊的圖畫更多，有樓閣，上層坐了兩個人，樓下有一匹馬，有四個僕人侍奉主人，屋頂上有兩隻鳳鳥，又有兩個人跪拜，另外，還有一隻漂亮的老虎。我這邊闕上有三個大字，雖然不太清楚，喔，是「武氏祠」。我看見這裏有一塊石頭，上面有「武家林」三個字。

怎麼一會兒叫「武氏祠」，一會兒又叫「武梁祠」？你問。

武氏祠是整個武氏家族墓園的叫法，武梁祠只是其中的一座。照碑文的記錄，葬在武家林的武氏一共四代人：我們以武梁做主角吧，包括武梁的母親，完全沒有地位；武梁的哥哥；他的兩個弟弟，其中一個是武開明；他的三個兒子，以及開明

的兒子武斑、武榮。武梁、武開明、武斑、武榮四人都做過官，官階最高的是武斑，卻最早過身。但都只能算中等官階，儘管中等，已是地方豪族。

武氏祠的名字最早出現在北宋兩位金石名家的書中，一位是文豪歐陽修，另一位是趙明誠。

趙的夫人是名詞人李清照。

對。為甚麼武梁祠最出名呢？南宋又出了第三位名家洪適，把武氏碑和武梁祠的榜題編收到《隸釋》，又摹刻了大部分的畫像到《隸續》裏，圖像可能大多出自武梁的祠堂吧，他索性命名為「武梁祠堂畫像」，於是武梁祠聲名大起。不可不知，洪適是大官，他是宰相。

對不起，又打岔了，甚麼是榜題？

那是匾額的說明文字，等於標題，畫像石有榜題，是漢代的特色，目的是告訴你石頭講的是甚麼物事。

洪適，也有文名，寫過不少好詩；語文家說，譬如：「半夜繫船橋比岸，三杯睡着無人喚。睡覺只疑橋不見，風已變，纜繩吹斷船頭轉。」

風變了，船頭轉，有趣，我近來也經常說着說着就睡着了。《宋詩選注》有收錄嗎？這次我問。

那倒要翻翻看。

古代讀書人，一定會書法，也普遍懂一點金石，那是身份的象徵。現在的年輕人呢；書法家搖搖頭，因為是電腦打字，寫起字來，是砌字，不會筆順。

書法是中國的獨有藝術，恐怕已成稀有藝術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吧。

明白。

五、榜題：石獅

闕室迎接我們的不是任何人，而是一對石獅子，各自守在石闕旁邊。它們分別

站在紅色矮欄裏，恰是凹字形內的方格，一左一右。貓科動物中我國並不產獅子，但漢武帝通西域後，獅子成為貢品，文獻中稱牠們為狻猊。都收到皇家園林裏，一般人可能沒有見過真正的獅子，大概要等到西洋式的獅子雕像開始在銀行門口站崗，才恍然，那兩隻鬃毛蓬鬆、尾巴細長的巨獸，名叫獅子，而且都是雄性。

我們看過陝西的霍去病墓，墓前有石馬、石象、石虎，可沒有石獅，武氏祠這對圓雕，是現存最早的石獅？你說。

可能。眼前這對來華的石獅，和西洋的銅獅不同，銅獅大都懶洋洋地躺伏，我國的石獅卻是精神奕奕地站立，呈四方形，往往是一雌一雄，沒有蓬鬆的鬃毛，母獅又多帶着幼獅，幼獅則蜷伏在母親的前足下打滾，好一幅溫馨的親子圖。石闕有母子，石獅有沒有孩子呢？我仔細的看了好一陣。

到底有沒有？你問。

西面一獅右前足踏在一方石塊上，那石頭蜷成一團，是小獅子吧，可惜已看不清楚。霍去病墓前有舉世知名的馬踏匈奴，但眼前的石獅，很神氣，可沒有殺氣，好像我家友善的大頭貓花花。石獅鎮守神道，也有辟邪作用；我想，要是石闕沒有這對猛獸，會多麼失色呢。兩隻大貓，經歷多年的風雨、洪水，有點殘缺，還算完整結實，沒有裂縫，從頭到尾才闊一米多，也高一米多，穩重、平衡，張大口，舌頭頂着上唇，也睜着大眼睛，挺胸縮肚，彷彿隨時可以騰空躍上高疊的板凳採青。

在古籍裏，它們的名字叫天祿，史學家說。

武氏祠這一對，碑文還提到刻工的名字，書法家發現，那是良匠孫宗。

整個祠堂共費十五萬；雕鑿石獅，另需四萬，那是買賣一名奴僕的價錢，一頭牛值一萬五千，一畝田七百五十錢。史學家蹙起眉頭說，東漢晚期政治腐敗，經濟蕭條，豪強大族則窮奢極侈。其實哪一個朝代沒有水患呢？問題在有沒有人禍。

是的，歷來黃河改道，是因為河水沒有出路，淤塞了，它自己闖路。早在幾百年前，是宋朝吧，河水泛濫，把整個武氏祠淹沒，祠堂埋入泥土中，還是石闕苦

撐，在地面上露出三分之一的鬪身。以往的幾位金石家，何曾到過這個現場呢。還是六百年後乾隆時代，即是一七八六年，另外一位金石學家黃易任職運河通判，路過嘉祥縣，在縣志中發現，立刻着手發掘，並且就地集資建了房子，收集石塊。這時候，武氏祠已淪為一堆亂石了。

黃易用心考究，推斷祠有四座，即「武梁祠」和「前石室」、「後石室」、「左右石室」。他把武斑碑和一块孔子見老子的石頭，移置到濟寧學宮去了。幸好孔子見老子，這裏還有。漢代石刻藝術重新面世，各方矚目，各國的學者專家都來研究了。

魯迅研究木刻，就不斷提到武梁祠，也收集武梁祠的拓片。

對，專家大抵各有專精，一類專注美術的研究，另一類則着眼建築，大家都想把祠堂復原。事實上，古祠是工藝、繪畫、雕刻、建築的結合。當然呈現了傳統的文化習俗，還有一點，那是歷史，往往保存了民間對史事的看法。

明白。

直到我們到來參觀，可專家仍然沒有把武氏祠完全復原。那要看你們了。

哈哈，老師會說笑。

困難可不少呢，碑文說明，葬在武氏祠堂的四位官員，倘一人一祠，則應該有四個祠堂。但從武家林掘出的石頭共有四十八塊，不能平分。哪一塊屬哪一個祠呢？一個祠共有多少塊？祠，又是甚麼樣子呢？

六、榜題：石室

黃易當年發掘，每挖出一塊石頭，就在石角編號，也注意到石與石之間的距離，把相鄰的亂石盡量編成一組。所以，雖然凌亂，依照石頭的大小、長短、形狀、飾帶，也分出四組來。其中一組六石，成功砌成武梁祠，祠主的名字武梁是從文字檔案中知悉的。但這祠的編組、砌合，畢竟只是推斷，根據相配合的六方石塊；再利用拓片配砌，並參考當地其他的祠堂。